



學會微笑的男孩

認知間歇

我的第一張面具不是以謊言的樣子到來的。

它是以微笑的樣子到來的。

沒有人讓我坐下來，對我說：「藏起你是誰。」

孩子很少收到這麼直接的指令。功課總是偽裝成認可到來。一個眼神。一次點頭。一段沉默——當你表現得對了，它就消失。

我很早就學會了：我一笑，大家就放鬆下來。

大人們看起來不那麼擔心了。

房間變得平靜了。

緊張鬆弛了。

我發現了一種奇怪的力量。不是力氣的力量。不是權威的力量。是讓別人的日子好過一些的力量。

起初，這感覺很無辜。

孩子渴望和睦，就像植物渴望陽光。

可是每一份天賦都有隱藏的代價。

我越是學會讀懂身邊的情緒天氣，就越少留意自己內心的氣候。

我知道別人什麼時候失望。

我知道他們什麼時候生氣。

我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需要安慰。

可我很少停下來問一問，我自己需要什麼。

我變得很擅長適應。

這項本領後來讓我受益匪淺。

多年以後，它幫助我在不同的文化、國家、語言和大陸之間工作。

但在它成為一項職業資本之前，它只是一種生存策略。

一個努力維持和平的男孩。

面具的問題不在於它騙過了別人。

問題在於它管用。

它管用到最後，人們開始獎賞這場表演。

而一旦表演開始換來疼愛、認可和歸屬，摘下它就變得危險了。

你可能會失去觀眾。

所以我一直微笑。

不是因為我快樂。

而是因為別人期待我這樣。

而在那個微笑的孩子心裡某個地方，住著一個將跟隨我幾十年的問題：

如果每個人都愛這張面具，面具下面的那張臉會怎樣？

Ferdinando